

牡丹亭還魂記

匯校



[日]
根山徹 編校

牡丹亭還魂記

匯校

[日]

根山徹 編校

山東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牡丹亭還魂記匯校/(日)根山徹編校. —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607-5152-8

I. ①牡… II. ①根… III. ①傳奇劇(戲曲)—劇本
—中國—明代②《牡丹亭還魂記》—校勘 IV. ①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72646 號

責任策劃: 尹鳳桐

責任編輯: 董付蘭

封面設計: 牛 鈞

出版發行: 山東大學出版社

社 址: 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 20 號

郵 編: 250100

電 話: 市場部(0531)88364466

經 銷: 山東省新華書店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規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30 印張 54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68.00 元

版權所有, 盜印必究

凡購本書, 如有缺頁、倒頁、脫頁, 由本社營銷部負責調換

《牡丹亭還魂記》版本系統試探 （代序）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秋天,湯顯祖基本上完成了《牡丹亭還魂記》的創作。衆所周知,這是一部享有盛譽的稀世名作。因此,該書于坊間廣泛流傳。在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衆多版本,據傅惜華教授考證,僅在明代傳錄的版本就有九種之多^①。在增訂、補訂的過程中,不但產生了各本之間的異同,還有人進行有意識的更改,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統。此前,已有學者論述過其中一部分版本的異同^②,但是還未有在考察所有現存的各本的基礎上進行的探討,也未能出現涉及系統分類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首先對從明神宗萬曆年間到清中葉付梓的《牡丹亭還魂記》的版本進行對比考證,以期探明該書在傳播過程中的分化、傳承實態。

一、明代版本各系列的特點

明神宗萬曆年間到清初葉刊刻的《牡丹亭還魂記》版本可分為四箇系列^③。

① 參見《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63—64頁。

② 東京文理科大學漢文學第二研究室編《還魂記校勘記》(東京:東京文理科大學漢文學第二研究室油印,1951年)校對蒲水齋校刻本與暖紅室彙刻傳奇本。徐朔方、楊笑梅《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以懷德堂周氏刻本為底本,校對朱墨套印本、毛氏汲古閣刻《繡刻演劇》第二套本等。錢南揚《湯顯祖集·戲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校對懷德堂周氏刻本、朱墨套印本、文林閣刻本、《玉茗堂四種傳奇》本與獨深居點定本。吳書蔭《牡丹亭》(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石林居士序刻本為底本,校對朱墨套印本與毛氏汲古閣刻《繡刻演劇》第二套本等。

③ 這在《〈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參見拙著:《明清戲曲演劇史論序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研究》,東京:創文社,2001年,第254—291頁。原載《日本中國學會報》1997年,第49集)中已有詳述。本稿基于此後收集到的其他版本和相關資料,加以重新探究,增訂而成。

(一)第 I 類

(1)《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刻本。

(2)《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明神宗萬曆閒刻本。

(3)《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明末玉海堂朱氏刻本。

(4)《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明末懷德堂周氏刻本。

石林居士序刻本、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明代神宗萬曆年閒到明末所刊刻的《牡丹亭還魂記》中,存在三種版式、刻字及插圖酷似的版本。這三種版本,乍一看去似乎為同一版刻,若仔細校勘版面的形態后,便容易發現實為先行版本與其補版、重刊本。

其一是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刻本《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現台灣圖書館有藏。其二是明神宗萬曆閒刻本《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現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上海圖書館均有藏。其三是玉海堂朱氏刻本《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現中國首都圖書館有藏^①。這三種版本的刻字形態確實酷似,但石林居士序刻本與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之間還是存有差別。我們比對一下這三種版本,即可發現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出現的衆多誤刻,在萬曆閒刻本與玉海堂朱氏刻本中均有更正;由于語感不同,有的文字在萬曆閒刻本與玉海堂朱氏刻本中被改刻。關於上述三種版本的先後順序,下面擬從其中的誤刻以及後續的訂正狀況來加以探討。那麼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的文字在他本中究竟是如何處理的呢?首先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

更正文字有幾種方法處理:

1. 剝補文字

(1)挖去偏旁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因形似而誤用或疑被誤用的文字,以及因語感不同

^① 參見《北京市古籍善本集萃:牡丹亭還魂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首都圖書館藏本影印。

而用異體字的地方，在萬曆閒刻本中以挖去偏旁的方式更正。

第 41 齣《耽耽》中下面柳夢梅(生)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生〕……“且當清鏡明開眼，惟願朱衣暗點頭。”
萬曆閒刻本	〔生〕……“且當青鏡明開眼，惟願朱衣暗點頭。”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青鏡”誤刻為“清鏡”，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清”字的三點水(氵)，把“清”字更正為“青”字，作“且當青鏡明開眼”。“青”字靠近右側的界綫，可以看出三點水的部分殘痕。

第 55 齣《圓駕》中下面陳最良(末)與杜麗娘(旦)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末〕學生，你做鬼，怕不驚駕？〔旦〕噤聲！
萬曆閒刻本	〔末〕學生，你做鬼，怕不驚駕？〔旦〕禁聲！

“噤聲”未必是誤刻，但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噤”字的口字旁(口)，把“噤”字改正為“禁”字，作“禁聲”。“禁”字靠近右側的界綫，可以看出口字旁的殘痕。同樣的例子，可見于第 29 齣《旁疑》、第 46 齣《折寇》、第 55 齣《圓駕》。

此外，還有第 45 齣《寇閒》中“則因彼時衛靈公有箇夫人南子同座”，挖去“座”字的廣字旁(广)，作“則因彼時衛靈公有箇夫人南子同坐”；第 55 齣《圓駕》【南滴溜子】曲中“嘿撞着麗娘兒魂似脫”，挖去“嘿”字的口字旁(口)，作“黑撞着麗娘兒魂似脫”等例子。

(2) 挖去偏旁，補正文字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因形似而誤用或疑被誤用的文字，以及因語感不同而用異體字的地方，在萬曆閒刻本中以挖去偏旁，用木片填補木縫，然後刻好新字的方式作補正。

第 2 齣《言懷》【眞珠簾】曲中下面柳夢梅(生)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謾說書中能富貴，顏如玉，和黃金那裡？
萬曆閒刻本	慢說書中能富貴，顏如玉，和黃金那裡？

“謾說”未必是誤刻，但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謾”字的言字旁(讠)，填補木片更正為豎心旁(忄)，作“慢說書中能富貴”。從“慢”字失去平衡，以及左側界綫的修補，可以看出斷裂的痕迹。

第 16 齣《詰病》【前腔（駐馬聽）】曲中下面甄氏（老旦）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因何瘦壞了玉傳停？你怎生觸損了他嬌情性？
萬曆閒刻本	因何瘦壞了玉娉婷？你怎生觸損了他嬌情性？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娉婷”誤刻為“傳停”，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傳停”兩箇字的單人旁（亻），填補木片重新改刻為女字旁（女），作“因何瘦壞了玉娉婷？你怎生觸損了他嬌情性？”此外，第 28 齣《幽媾》中“如花巧笑玉傳停”也改為“如花巧笑玉娉婷”。

第 7 齣《閨塾》中下面杜麗娘（旦）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但把《詩經》大意，教演一番。
萬曆閒刻本	但把《詩經》大意，敷演一番。

“教演”未必是誤刻，但在萬曆閒刻本中把“教”字的偏旁“孝”改刻為“𠂔”，作“但把《詩經》大意，敷演一番”。

第 23 齣《冥判》【後庭花滾】曲中下面判官（淨）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你道為甚麼流動了女裙釵，剗地裏牡丹亭又把他杜鵑花魂魄灑？
萬曆閒刻本	你道為甚麼流動了女裙釵，剗地裏牡丹亭又把他杜鵑花魂魄灑？

“剗地”誤刻為“剗地”，在萬曆閒刻本中把“剗”字的偏旁“產”改刻為“𠂔”，作“剗地裏牡丹亭，又把他杜鵑花魂魄灑？”。

第 24 齣《拾畫》中下面石道姑（淨）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名園隨客到，幽情少人知。
萬曆閒刻本	名園隨客到，幽恨少人知。

“幽恨”誤刻為“幽情”，在萬曆閒刻本中把“情”字的偏旁“青”改刻為“艮”，作“名園隨客到，幽恨少人知”。

這種偏旁更正的例子，不勝枚舉。

（3）挖去錯字，補上正字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出現的明顯誤刻，在萬曆閒刻本中以挖去錯字，用木片填補木縫，然後刻好新字的方式進行更正。

第 5 齣《延師》中下面陳最良（末）與杜寶（外）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末〕廣學開書院，〔外〕崇儒引席珍。
萬曆閒刻本	〔末〕講學開書院，〔外〕崇儒引席珍。

“講學”誤刻為“廣學”，在萬曆閒刻本中把“廣”字剝補為“講”字，作“講學開書院”。

第 32 齣《冥誓》【啄木犯】曲中下面杜麗娘（旦）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柳衙內，聽根節，杜南康原是俺親爹。
萬曆閒刻本	柳衙內，聽根節，杜南安原是俺親爹。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南安”誤刻為“南康”，在萬曆閒刻本中把“康”字剝補為“安”字，作“杜南安原是俺親爹”。

此外，還有第 26 齣《玩真》中“行書逼真魏夫人”改為“行書逼真衛夫人”，第 35 齣《回生》中“只見半亭瓦礫，滿地削捲”改為“只見半亭瓦礫，滿地荆榛”，第 48 齣《遇母》【前腔（不是路）】曲中“自淮安，我相公是淮揚安撫、遭兵難，我被擄逃生到此間”改為“自淮安，我相公是淮揚安撫、遭兵難，我避鹵逃生到此間”等例子，不勝枚舉。

（4）挖去若干文字，補正失誤

在萬曆閒刻本中為了補正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的明顯誤刻，用增添新字的方式進行修正，具體方法是挖去若干文字，用木片填補木縫，然後重新改刻。

第 34 齣《詞藥》中下面陳最良（末）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俺陳最良失館，依然看開藥鋪。今日有甚人來？
萬曆閒刻本	俺陳最良失館，依然開藥鋪。看今日有甚人來？

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看開藥鋪今日”六箇字，填補木片重新改刻為“依然開藥鋪。看今日有甚人來？”。

第 43 齣《禦淮》中下面報子（生）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報，報，報。正南一枝兵，破圍而來。是杜老爺到也。
萬曆閒刻本	報，報，報。正南一枝兵馬，破圍而來。杜老爺到也。

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破圍而來是”五箇字，填補木片重新改刻爲“正南一枝兵馬，破圍而來。杜老爺到也”。

此外，第 20 齣《鬧殤》中“我小姐一病傷春死了也。痛殺了我家爺、我家奶奶”改爲“我小姐一病傷春死了。痛殺了我家老爺、我家奶奶”。

2. 增減文字

(1) 文字的增減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不合曲律的曲詞，在萬曆閒刻本中也被修正。

第 12 齣《尋夢》【不是路】曲中下面春香（貼）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娘回轉，幽閨窄地教人見，那些兒閑串？
萬曆閒刻本	娘回轉，幽閨窄地教人見，那些兒閑串？ 那些兒閑串？

在萬曆閒刻本中，把最後一句“那些兒閑串”改爲疊句，作“娘回轉，幽閨窄地教人見，那些兒閑串？ 那些兒閑串？”。

同齣《尋夢》【前腔（不是路）】曲中下面春香（貼）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這荒園塹，怕花妖木客尋常見，去小庭深院！
萬曆閒刻本	這荒園塹，怕花妖木客尋常見，去小庭深院，去小庭深院！

在萬曆閒刻本中，把最後一句“去小庭深院”改爲疊句，作“這荒園塹，怕花妖木客尋常見，去小庭深院！ 去小庭深院！”。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的疊句，在萬曆閒刻本中有的被予以簡化。

第 46 齣《折寇》中下面杜寶（外）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這迂儒怎生飛的進來？快請，快請見。
萬曆閒刻本	這迂儒怎生飛的進來？快請見。

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快請見”三字，補上“見”字，作“這迂儒怎生飛的進來？快請見”。

第 55 齣《圓駕》中下面杜寶（外）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他罵俺罪人，俺得何罪？何罪？
萬曆閒刻本	他罵俺罪人，俺得何罪？

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何罪”二字，作“他罵俺罪人，俺得何罪？”。

(2) 增補漏缺文字，造成字數增多

因石林居士序刻本中漏缺文字，在萬曆閒刻本中進行了增補，如此一來却違反行格，致使一行超過二十二字。

第 6 齣《悵眺》中下面柳夢梅(生)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則我《進平淮西碑》，取奉奉朝廷，你却又進箇《平淮西》的雅。
萬曆閒刻本	則我《進平淮西碑》，取奉取奉朝廷，你却又進箇《平淮西》的雅。

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碑取奉”三字，填補木片重新改刻為“碑取奉取”，作“則我《進平淮西碑》，取奉取奉朝廷，你却又進箇《平淮西》的雅”。在只有三箇字大小的空閒中，勉強塞入字形矮小的四箇字，使得此行變為二十三字。

此外，第 27 齣《魂游》中“仙真真，杜麗娘鬼魂稽首”作“仙真，仙真，杜麗娘鬼魂稽首”。

第 28 齣《幽媾》【二犯梧桐樹】曲中柳夢梅(生)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教俺迷留亂的心嘈雜，無夜無明快着他。
萬曆閒刻本	教俺迷留沒亂的心嘈雜，無夜無明快着他。

“迷留亂”該作“迷留沒亂”，在萬曆閒刻本中，把“留沒”二字橫着排，作“教俺迷留沒亂的心嘈雜”。

此外，還有第 23 齣《冥判》中“敢便是你花神假充秀才，誤人家女子？”作“敢便是你花神充秀才，迷誤人家女子？”，第 24 齣《拾畫》【好事近】曲中“早則是寒遶砌，荒草成窠”作“早則是閑花遶砌，荒草成窠”，第 43 齣《禦淮》中“貼扮辦官上”改為“貼扮辦事官上”，第 52 齣《索元》中“敢家去也，化哩，睡覺哩？”作“敢家去哩，亡化哩，睡覺哩？”。

(3) 挖去衍文，留下空格

相反，石林居士刻本中疑似衍文的地方，在萬曆閒刻本中被挖去，如此一来，造成字數短缺，只留下了空格。

第 43 齣《禦淮》中下面報子(生)與杜寶(外)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生扮報子上〕報，報，李全兵緊圍了城。〔外長歎介〕這賊好無理也！
萬曆閒刻本	〔生扮報子上〕報，報，李全兵緊圍了□。〔外長歎介〕這賊好無理也！

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城”字，作“〔生扮報子上〕報，報，李全兵緊圍了□。〔外長歎介〕這賊好無理也！”。

第 47 齣《圍釋》【出隊子】曲中下面通事（貼）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中間放着箇蓼箇兒注，明助着番家打漢家。
萬曆閒刻本	中間放着箇蓼□兒注，明助着番家打漢家。

因“蓼箇兒注”的“箇”字應是衍文，致使語意欠通，在萬曆閒刻本中挖去“箇”字，作“中間放着箇蓼□兒注，明助着番家打漢家”。

此外，還有第 32 齣《冥誓》中“秀才，俺則怕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受了盟香說”作“秀才，俺則怕聘則爲妻奔則□妾，受了盟香說”，第 34 齣《詞藥》中“家童喚重俺老員外，街方喚俺老郎中”作“家童喚□俺老員外，街坊喚俺老郎中”，第 36 齣《婚走》中“土花零落舊羅裳，睡損紅妝上”作“土花零落舊羅裳，睡損紅妝□”，第 46 齣《折寇》【榴花泣】曲中“兵如鐵桶，一似使在其中”作“兵如鐵桶，一□使在其中”。

3. 倒置文字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不合句律的詩句，在萬曆閒刻本中重新置序。

第 12 齣《尋夢》中春香（貼）的上場詩：

石林居士序刻本	丫鬟一位春香，伏待千金小姐。請箇猫兒師父，不許老鼠放光。
萬曆閒刻本	伏待千金小姐，丫鬟一位春香。請箇猫兒師父，不許老鼠放光。

因六言四句，偶數句末應押腳韻，于是在萬曆閒刻本中，就把前二句倒置過來以齊整句律，作“伏待千金小姐，丫鬟一位春香。請箇猫兒師父，不許老鼠放光”。

如上所述，石林居士序刻本的誤刻在萬曆閒刻本中是以多種多樣的方式來更正的。而從石林居士序刻本與萬曆閒刻本的刻字幾乎完全相同這點可以看出，萬曆閒刻本是就前者刊刻用的同一木版來重加刷印。此二書之間明顯的差別是，萬曆閒刻本沒有石林居士的序文。由此我們可以認定石林居士序刻本先行于萬曆閒刻本。

再者，萬曆閒刻本與玉海堂朱氏刻本之間沒有存在任何差別，更正誤刻的部分也完全相同，而且都以同樣方法處理誤字。以此推想，玉海堂朱氏（不知是否為朱元鎮）應該是在得到萬曆閒刻本の木版後，于正文次行剗補了“歙縣玉亭朱元鎮較”八箇字，重新補版。這證實了玉海堂朱氏刻本的出版明確晚于萬曆閒刻本。

懷德堂周氏刻本

署“歙縣玉亭朱元鎮較”的版本，除上述玉海堂朱氏刻本以外還有一本。就是懷德堂周氏刻本《牡丹亭還魂記》上、下卷，現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神田喜一郎氏舊藏）、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均有藏。扉頁題有“重鐫繡像/牡丹亭/懷德堂藏板”（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本缺）。扉頁右欄下方蓋有“江南狀元境內/懷德堂周氏書/坊發兌”朱印（僅存在京都大學文學部藏本）。其中湯顯祖《題辭》、目錄題、正文首行書名、正文次行署名、版口題、板式，均與石林居士序刻本同。并且與玉海堂朱氏刻本相同，不但刪去了石林居士的序文，正文次行亦寫有“明臨川湯顯祖若士編 歙縣玉亭朱元鎮較”。全四十幅的插圖酷似于其他版本，但第 23 齣插圖邊上的署名，把“端甫”刻錯為“瑞甫”。扉頁上的“重鐫”字樣意味着此本應是重刊本。

例如，上述第 41 齣《耽試》中的“青”字，第 2 齣《言懷》【真珠簾】曲中的“慢”字，第 16 齣《詰病》【前腔（駐馬聽）】曲中的“娉婷”字，第 32 齣《冥誓》【啄木犯】曲中的“安”字，第 43 齣《禦淮》中的修補，第 12 齣《尋夢》【不是路】曲中的疊句，同齣【前腔（不是路）】曲中的簡化，第 6 齣《悵眺》中的行格違反，第 28 齣《幽媾》【二犯梧桐樹】曲中的橫寫，第 47 齣《圍釋》【出隊子】曲中的空格，均仿照萬曆閒刻本，據此可說懷德堂周氏刻本應是覆刻萬曆閒刻本。

此外，懷德堂周氏刻本中文字與他本皆異的例子亦是隨處可見。

1. 懷德堂周氏刻本對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的遺漏補正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的誤刻，在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沒有更正的部分，至懷德堂周氏刻本才作出更正。

第 30 齣《懽撓》【醉太平】曲中下面柳夢梅（生）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潤紅蕉點，杏生梅唾。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潤紅蕉點，杏生梅唾。
懷德堂周氏刻本	潤紅蕉點，香生梅唾。

“杏生”該作“香生”，在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並沒有更正，懷德堂周氏刻本把“杏”字改刻為“香”字，作“潤紅蕉點，香生梅唾”。

此外，同樣的例子，亦可見于第 9 齣《肅苑》中“嬌臉嬌羞，老成尊重”，此處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沒有更正，懷德堂周氏刻本則把“嬌臉”的“嬌”字改刻為“嫩”字，作“嫩臉嬌羞”。

第 50 齣《鬧宴》【梁州序】曲中下面杜寶(外)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天開江左，地冲淮右。氣色夜連刀斗。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天開江左，地冲淮右。氣色夜連刀斗。
懷德堂周氏刻本	天開江左，地冲淮右。氣色夜連刁斗。

“刀斗”該作“刁斗”，在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沒有進行更正，懷德堂周氏刻本則把“刀”字改刻為“刁”字，作“天開江左，地冲淮右。氣色夜連刁斗”。

第 29 齣《旁疑》中下面小道姑(貼)與石道姑(淨)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貼〕老姑姑這話怎的起？誰看見來？〔淨〕俺看見來。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貼〕老姑姑這話怎的起？誰看見來？〔淨〕俺□見來。
懷德堂周氏刻本	〔貼〕老姑姑這話怎的起？誰看見來？〔淨〕俺曾見來。

在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把“看見”均改刻為“見”，作“〔貼〕老姑姑這話怎的起？誰看見來？〔淨〕俺□見來”。但淨的賓白中本來有“看”字的地方，用空格表示。在懷德堂周氏刻本中，則把“□”改刻為“曾”，作“〔貼〕老姑姑這話怎的起？誰看見來？〔淨〕俺曾見來”。

此外，還有第 52 齣《索元》【前腔(香柳娘)】曲演員動作說明中的“淨拐杖卜”，懷德堂周氏刻本改為“淨拐杖上”，同齣“長官可憐，則聽見他到南安，其餘不知”改為“長官可憐，則聽是他到南安，其餘不知”。

2. 懷德堂周氏刻本中的誤刻

石林居士序刻本、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中沒有錯誤的地方，在懷德堂周氏刻本中却出現錯誤。

第 1 齣《標目》中【漢宮春】曲中下面末色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果爾回生定配。赴臨安取試，寇起淮揚。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果爾回生定配。赴臨安取試，寇起淮揚。
懷德堂周氏刻本	果爾同生定配。赴臨安取試，寇起淮揚。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均與石林居士序刻本相同，但在懷德堂周氏刻本中，却把“回”字刻錯為“同”字，作“果爾同生定配。赴臨安取試，寇起淮揚”。

第 50 齣《鬧宴》中下面柳夢梅(生)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生〕冤哉，我的妻呵！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生〕冤哉，我的妻呵！
懷德堂周氏刻本	〔生〕冤哉，我的妻阿！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均與石林居士序刻本相同，但在懷德堂周氏刻本中，却把“呵”字刻錯為“阿”字，作“冤哉，我的妻阿！”。

此外，同樣的例子，還可見于第 7 齣《閨塾》中“我從不曾見這樣好字”誤刻為“我從不會見這樣好字”，第 8 齣《勸農》中“父老，知我春游之意乎？”誤刻為“父老，知我來游之意乎？”，第 36 齣《婚走》中“事發相連，走為上計”誤刻為“事發相連，走為土計”，第 53 齣《硬考》中“着我一來上門，二來報他再生之喜，三來扶助你為官”誤刻為“着我一來上門，二來報他再生之喜，三來扶助你為宜”，第 55 齣《圓駕》中“擲去了鳳冠霞帔，赤體精光”誤刻為“擲去了鳳冠霞帔，赤體精光”。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的誤刻，在萬曆閒刻本中得到更正，却在懷德堂周氏刻本中出現錯誤。

第 53 齣《硬考》【折桂令】曲中下面杜寶(外)的夾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外〕春容分明是厝葬的。
萬曆閒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	〔外〕春容分明是殉葬的。
懷德堂周氏刻本	〔外〕春容分明是殉葬的。

萬曆閒刻本改為“春容分明是殉葬的”，懷德堂周氏刻本却誤刻為“春容分明是殉葬的”。

從上述差別可以看出，懷德堂周氏刻本是重新刻版印行的重刊本，絕非

與玉海堂朱氏刻本使用同一木版，并且明確晚于玉海堂朱氏刻本^①。

（二）第Ⅱ類

（1）《新刻牡丹亭還魂記》四卷。明神宗萬曆閒文林閣刻本。

（2）《牡丹亭》四卷。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朱墨套印本。

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

《牡丹亭還魂記》的流傳中，有兩種刻本曾給予後續的版本以極大影響。其一是明神宗萬曆閒文林閣刻本《新刻牡丹亭還魂記》四卷，現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台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均有藏；其二是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吳興閔氏朱墨套印本《牡丹亭》四卷，現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中國國家圖書館（古本戲曲叢刊編刊委員會編輯《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第九函，1954年2月，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用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均有藏。

與其他版本比對，可以發現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與他本有較大的差別。此事錢南揚教授早已指出^②，却似乎不曾爲人所注意。書中的改動有違原作者湯顯祖的本意，但對於後續的版本影響甚大，這一現象不容忽視。

朱墨套印本所附的茅暎《凡例》第二則中，明確表明該本是依據沈璟的《增定查補南九宮十三調曲譜》（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1606〕刊。以下稱爲《南曲全譜》）修改的：

“曲每以儷白輾調，舊本混刻，不唯昧作者苦心，亦大失詞家正脉。今悉依寧菴先生《九宮譜》訂正。”

沈璟，字伯英，號寧菴、詞隱，吳江人。他曾編纂《南曲全譜》等書，其有關曲律的見解與湯顯祖關於戲曲創作的核心理念不同，被認爲是吳江派的領袖，對同時代的戲曲作家影響很大。徐復祚《曲論》中說：

“沈光祿璟著作極富……至其所著《南曲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劇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輩循之以爲式，庶幾可不失墜耳。”

茅暎說“今悉依寧菴先生《九宮譜》訂正”，那麼，這種“訂正”究竟體現在哪些地方呢？

① 參見拙稿《石林居士序刻本〈牡丹亭還魂記〉與其補版、重刊本簡說》，《湯顯祖研究通訊》2012年第1期（總第15期）。

② 參見《湯顯祖集·戲曲集》，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

如果我們比對一下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與石林居士序刻本的異同，或許就可找到答案。如前所述，石林居士序刻本有現存版本中最古的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記，從其曲詞、賓白來看，無疑保留着湯顯祖原作的內容。

第 28 齣《幽媾》【香遍滿】曲中下面柳夢梅(生)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淨無瑕，明窗新絳紗。
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	光輝沒點瑕，明窗新絳紗。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淨無瑕，明窗新絳紗”，在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中改為“光輝沒點瑕，明窗新絳紗”，意思大致相同。《南曲全譜》卷十二【南呂過曲】所引的王九思散曲【香偏滿】《閨怨》(《羣音類選·清腔類》卷二所收)的對應部分之曲詞是“頓將人薄倖，可憐無限情”，由“去平平入去，上平平去平”(每句五字)構成。文、墨兩本將第一句由三字改成五字，雖然平仄上有差別，當是依據《南曲全譜》進行修訂的。

第 32 齣《冥誓》【懶畫眉】曲中下面柳夢梅(生)的曲詞：

石林居士序刻本	畫闌風擺竹橫斜。驚鴉閃落在殘紅樹。
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	畫闌風擺竹橫斜。繞樹驚鴉月影除。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畫闌風擺竹橫斜。驚鴉閃落在殘紅樹”，在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中改為“畫闌風擺竹橫斜。繞樹驚鴉月影除”，意思亦大致相同。《南曲全譜》卷十四【黃鍾過曲】所引的《琵琶記》第 22 齣《琴訴荷池》中【懶畫眉】曲的對應部分之曲詞是“頓覺餘音轉愁煩，寡鵠孤鴻和斷猿”，由“去入平平上平平，上入平平平去平”(每句七字)構成。文、墨兩本將第二句由八字改成七字，雖平仄上也有差別，但仍可判斷是依據《南曲全譜》進行修訂的。

這種曲詞的修改并不少見，正如王驥德在《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中所指出的，之所以存在這種差別的版本，源于是否固守曲律的根本態度：

“臨川之于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贅牙，多令歌者齟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為曲中之巧。’”

《南曲全譜》出版後，沈璟之主張風靡戲劇界，趨向所至，出現了進行修訂的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但沈璟過于煩瑣的格律指南在實際操作上

有不少困難，不能落實，而修改後的平仄和句數也未必完全符合《南曲全譜》。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的編輯只是理念上贊同沈璟的曲學，以他作為旗幟，却不認真遵循《南曲全譜》，而是自作主張修改湯顯祖的原作。

除了修改曲詞，賓白部分也有改動。

如第 10 齣《驚夢》中下面柳夢梅(生)的一段賓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生〕姐姐，你身子乏了，將息，將息！〔送旦依前作睡介〕〔輕拍旦介〕姐姐，俺去了。〔作回顧介〕姐姐，你可十分將息。
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	〔生〕姐姐，你身子乏了，將息，將息！〔送旦依前作睡科〕〔輕拍旦科〕姐姐，我去了。〔作回顧科〕姐姐，你十分將息，我再來瞧你那。“行來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雲。”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的“姐姐，俺去了”，在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中均改為“姐姐，我去了”。接下來，石林居士序刻本中只作“姐姐，你可十分將息”，在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中刪去了“可”字，又加上“行來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雲”的兩句七言，強調柳夢梅真誠掛念杜麗娘的情況。

第 20 齣《鬧殤》【尾聲】曲中下面杜麗娘(旦)的夾白：

石林居士序刻本	〔旦〕禁了這一夜雨。
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	〔旦〕怎禁得一夜雨？

石林居士序刻本中“禁了這一夜雨”，在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中均改為“怎禁得一夜雨？”，用反語強調杜麗娘的悲傷。

與曲詞的修改一樣，在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中賓白的添補、修改也是比較多的。

據此可知，文林閣刻本、朱墨套印本與石林居士序刻本屬於不同的系列。

(三)第Ⅲ類

(1)《牡丹亭還魂記》四卷。明熹宗天啓五年(1625)梁臺卿刻《詞壇雙艷》本。

(2)《批點牡丹亭記》上、下卷。明熹宗天啓閒蒲水齋校刻本。